

社長的話

坎坷之途

打從進入北醫起，就跟校內各刊物結緣，由北極星、北青、北醫人報而到綠杏，是一條坎坷之途。

跟綠杏要算最久，從大一滾起到大六，這把六弦琴彈來令人喟嘆，也令人驚喜。接下二十一期的棒子後，正值物價波動猛烈，洛陽紙貴，逼得綠杏幾臨流產之界，撐持的精神歷年來皆令人佩服，又一次「天下舍我其誰乎？」的嘗試，於焉邁開步子。

速度的幻想

籌備篇幅及各項專欄擬定後，開始力拼，帶着「六日戰爭」的幻想，想速戰速決，馬到成功。然而事實太令人不敢相信，暑假過去了，學期也快過去一半，為何尚未交卷，因素複雜得使人頭痛。忙碌的世界中每個人

皆忙是必然，最忙得是催稿者，俞老總當初的雄心已不堪為初生之犢。

想利用暑假好好晒夠太陽，拉廣告籌款，（個中辛酸恐不足為外人道，）六十多個日子過後，人瘦計劃受折扣，雖然有創造記錄的熱勁，也祇好應然作罷，還是讓來者去開創吧

第四個花季

記得五十七年寒假，第一屆大專刊物編輯人研習會於澄清湖舉行時，我代表本校參加且曾經帶過一小組編快報，每天晚上十點鐘以後開始工作，隔天出版，往往夜分後尚未眠，連續近一週皆然；其中包括籌稿、編排、版刻與油印等一系列而成，比賽結果得到亞軍；另觀綠杏作業，每期參與之人才彙集。自十三期以來，已在大專科學性刊物比賽勇奪三次冠軍，因此再綻開一花季的願望實在任重道遠；雖然甚累，綠杏同仁也都能夠任勞任怨朝此一目標努力。

我們嘗試改變內容作業，也嘗試打破傳統，但風格依然，第四個花季的芬芳還是一脈相承而來。

一種經驗

一個史懷哲可以右手行醫，左手擲開黑暗大陸，一個醫學生也可以左手為詩文，右手拿解剖刀；然而經驗的成長卻由腳印成形，視聽與大腦祇是一個主宰的神罷了。

從姆指山散射的光，豈止於省垣之內，洋之彼岸亦

廖椅林

有我們一雙聖手的延伸；各項現實的播種，始於四方，而後匯成一種經驗。我們衷誠感謝熱心的諸位師長與校友，予以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鼓勵，才有綠杏問世時那一聲強烈的號哭！

散列的片斷

夕陽在夜空的催打下暈厥，那一系列仰慕的人群呢？找那一個酒瓶去買寂寞？在綠杏編輯工作進行時，大家的心至少有一個依賴，把塵俗拋棄的浩氣令人敬佩，秋之後，綠杏已開花，那些後來的栽植者，又將繼續默默地幹下去，誰說冬天凜然？

未進入北醫，早已聞名周知的北醫刊物有北極星詩刊和綠杏，大二時接任詩社社長，現在接辦綠杏已是大六，時光荏苒，理想仍然盈懷，而兩者的方向似乎反轉，綠杏已驕馳至前，北極星卻略見萎退，有人說北極星已不若以前光亮，這真是有心人的話，也代表校內各種刊物的發展情形，能夠不使每一位北醫人躍動熱心去扶持？

上期綠杏總編蔡世滋學長，其不懈精神，由其經歷北青總編而綠杏而現為北醫人總編，足以見之。私下我們是同窗好友，曾經暢談過刊物種種，像他這般熱心者，在北醫已不多見，以前北醫人的雄聲似乎有點惶動吧？感謝謝章平學長以及蔡學長的幫忙，近兩期綠杏之更茁壯，亦幸賴諸位參與綠杏工作者促手以成，於此一并致謝。

幕落后的迴響

無形中看到那麼多工作者拱手而去，踏着身心勞累的脚步，使人想起綠杏的偉大與重量，足夠一群人忙碌半年，負荷實在太大。另外一些現實的問題已快逼綠杏將進行一項蛻變，綠杏十八期總編輯洪傳岳學長，在本期籌備會上曾預言將來綠杏將必縮小篇幅，且印刷會更精進，這一切都算未來，幕落之後，誰又敢預期？有一個實際原則是大家所必歸行的，那就是如何使綠杏更超越更進步更充實。

下期將由醫五林鴻德同學接任，他本身又擔任學藝委員會主席，相信歷久未解決的問題，諸如刊物收費與審稿制度等都可藉此最美妙的機會圓滿解決；也預祝二十二期能夠順利成功，和二十一期再一度共襄盛舉。